

这处无名烈士墓群开展抢救性修缮保护

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周波

本报讯 长兴县煤山镇三洲山村茅山自然村位于半山腰,茂林修竹。村里的大祠堂曾经是新四军苏浙军区后方医院所在地,后山埋有无名烈士的忠骨。近日,当长兴县检察院的检察官再次来到这里时,上山的道路整理拓宽了,无名烈士墓冢周边的环境也清理好了。

长兴是革命老区,素有“江南小延安”之称,保存着苏浙军区18个旧址群,新四军苏浙军区后方医院正是其中之一。七旬老人林陵是新四军十六旅独立二团卫生队战士陈迪的儿子,现为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六师分会会长。他对专程上门了解后方医院历史的检察官说:“1944年上半年,随着苏浙皖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野战医院全部集中进驻白岙附近的小茅山头(村),村上有居民四五十户,还有一个大祠堂,约能住伤员150人,是设置医院的好住地。”据《战争时期卫生工作史料汇编》记载,当时老乡又腾出部分房间,经整理、打扫、清洁后,能收住伤病员四五百人。

检察官在走访调查中了解到,由于战时医疗条件艰苦,很多重伤伤员伤重不治,被战友或村里百姓埋葬在医院后山。现存新四军苏浙军区后方医院旧址是一处保存完好的清末施氏宗祠,后山毛竹丛生,有一处规模较小的墓冢,2005年2月长兴县政府立

墓碑“新四军无名烈士墓”。“但我们发现,现状难以体现新四军无名烈士的事迹,且山路难走,前来扫墓祭奠不方便。”长兴县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朱胜平介绍。

检察院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经反复调查核实后,推动新四军无名烈士墓葬依法保护。2022年3月,对无名烈士墓群抢救性修缮和保护纳入“2022年度长兴县重大实事工程项目”,目前项目已启动建设。上山的道路修整拓宽,原墓冢周围环境清理,并在周边进行遗骸发掘,先后发现大约14具遗骸。目前,这些装有无名烈士遗骸的匣子用红布包裹着整齐排列在祠堂中。朱胜平介绍,随着保护工作的推进,这些遗骸将统一安放到陵园。“这个事情做得好。你们不仅要还原历史,还要还原人物事迹。”听闻保护情况,林陵激动地说。

据介绍,2021年3月至今,长兴县检察院、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专项行动,共向乡镇街道发出诉前建议10份,推动24处烈士纪念设施修缮,16处散葬烈士墓集中迁至县棋盘岭烈士陵园。同时对全县烈士纪念设施普查、建册,与14个乡镇街道重新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建立县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三员”制度。“我们将继续发挥检察职能,督促、协同相关部门,让每一名英雄烈士‘回家’,让他们永远活在后人心中。”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屠晓景说。



上门止损

近日,临海市公安局杜桥派出所民警发现辖区一女子身陷骗子圈套,骗子以快递赔偿为由,远程操控女子,先骗走2000元。就在女子银行卡里的11万多元按照骗子的套路即将被转走时,民警及时赶到制止。

通讯员 叶明奎

运输范围在杭州市域内的货车司机须每24小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 胡宗昊

本报讯 近期,国内出现多起货车司机检出新冠病毒阳性事件,为落实疫情期间货车司机核酸检测防控要求,结合杭州货运导航系统,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发布《关于货车司机核酸检测和快速查验工作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

通告明确,为落实疫情期间货车司机核酸检测防控要求,方

便司机快速核酸检测查验,运输范围在杭州市域内的货车司机,须每24小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运输范围涉及市外的货车司机,须每48小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据悉,货车司机按规定时间完成核酸检测后,只要登录杭州市货运导航系统,系统可自动审核比对核酸检测结果,对符合要求的自动生成货车电子通行证。通告提醒,货车司机应全程使用杭州货运导航系统,在各入杭重点通道接受防疫查控时,只需凭货车电子通行证即可快速便捷通过,不再需要单独查验核酸检测报告。

春风化雨,人民调解为平安建设添彩助力

本报记者 黄素珍

“谢谢调解员!”日前,宁波市鄞州区的张先生说起调解员帮助解决了他家被餐饮店长期困扰的烦心事,不住点赞道。

张先生家住鄞州某小区二楼,楼下为沿街餐饮店,每天营业至凌晨3点,噪音、油烟让楼上居民不堪其扰。去年年底,张先生作为居民代表向12345热线等反映。随后,街道邀请调解员、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一起参与调解,最终餐饮店迁至餐饮商业圈,生意仍是红火,张先生他们的生活也恢复宁静。

据介绍,近年来鄞州区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有效载体,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机制,通过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平安中国建设先进个人潘明杰的名师效应,整合“老潘警调中心”“小娘舅握握团”“存银调解室”等调解资源,多元化解矛盾纠纷。

“定分止争,和谐快乐”是潘明杰的调解理念。2012年退休后,潘明杰被鄞州区东柳街道聘为专职人民调解员并设立老潘调解工作室,2018年工作室升格为“老潘警调(联调)中心”,配有视频联络室、顾问议事室等特色功能区,和全区23个派出所建立“专家远程调解机制”和视频远程调解系统。10年来,老潘和他的团

队调解矛盾纠纷千余件,成功率100%。

在老潘影响下,云调“小娘舅握握团”、婚调“宋大姐”工作室、医调“赵德宝工作室”等应运而生。如何规范引导、运用好人民调解员这支队伍?鄞州区发挥“党建+”优势,指导全区在规模较大的调解工作室成立党支部,发挥党员调解员率先垂范作用。同时,牵头创设“名师带徒”“青苗培育计划”等载体,打造明星调解工作室,吸纳律师、公证员、民警、网格员等组建调解团队;组织开展专业培训、学习交流、名师带徒、技能比武等活动,提升人民调解员业务水平;以名牌调解室为龙头,建成遍布全区镇街、村社及各行各业的矛盾“终结站”,2021年全区调处矛盾纠纷15993件,成功化解15991件,调处成功率99.99%。

此外,鄞州区平安志愿者联合会调解分会还承接了宁波市信访局的信访志愿服务项目,选调全区优质调解力量入驻信访局,协助化解矛盾纠纷,开创了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吸纳人民调解提供信访志愿服务的先河。

如今,鄞州区已建立调解组织427家,有调解员2000余名,人民调解网络实现全覆盖,为鄞州高质量打造现代化滨海大都市首善之区添彩助力。

营销号“胡说”热播剧谁在纵容?

丰收

“周楠出国没死”“周秉毅有私生子”“小老虎并非顾磊亲生”……近期,《人世间》《心居》等电视剧热播走红,许多短视频营销号便制作了大量对热门电视剧进行“狗血”式胡说的短视频,让剧集走向变了味。日前,记者“暗访”这些营销号,发现了“给钱就合作,一天能出稿”的幌子下,“胡说”变现”背后更多的门道。

既然是热播电视剧,受到各方追捧很正常,但不正常的是,许多短视频营销号不作剧情解读和评论,却执着于对剧情进行无凭无据的“胡说”,其真实目的是通过蹭热点来提升账号流量、增加粉丝,让营销号更有商业价值,或是对外商业合作,即通过直播带货、团购促销等方式,向合作方收取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的费用。

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影视出品方操作短视频营销号,或者与这种营销号合作,对热播剧进行炒作、加温,以提升点击率和收视转化量。因为对出品方而言,热播剧越热越好。但有业内人士指出,营销号一方面在蹭热播剧的流量,另一方面也在吸热播剧的血。原因是,当剧集没有按照营销号“胡说”的狗血剧情走,观众会把怨气撒到出品方身上。

不管短视频营销号“胡说”热播剧的背后,有没有出品方自我炒作,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胡说”热播剧的现象,既破坏影视剧市场秩序,也涉嫌侵犯作品版权。影视剧市场应该是作品之间的有序竞争,而营销号介入后,通过“胡说”剧情扰乱了正常竞争秩序,也起到不良示范作用,甚至不排除某些出品方通过营销号“胡说”的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

影视剧版权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根据该法规定,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短视频营销号通过搞笑、狗血、惊悚等方式,对热播剧进行“胡说”,如果没有得到版权方授权,涉嫌侵犯了作品版权。

营销号“胡说”热播剧之所以愈演愈烈,一个重要原因是热播剧版权方维权积极性不高。这就让人怀疑,版权方是否纵容营销号“胡说”?虽然有影视公司无奈地表示,“他们发的速度比我们删的速度要快得多”,但如果下决心维权,既可以与短视频平台合作封杀侵权视频,也可以固定证据通过法院起诉索赔。从现实情况看,版权方的维权意识有待提升。

另一个原因是短视频平台“守土失责”。根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要求,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发布“侵害他人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的”“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等违规信息,平台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侵害热播剧版权的行为变得常见,这说明短视频平台没有尽责,反倒变相纵容营销号“胡说”热播剧。

如果对短视频营销号“胡说”热播剧放任不管,那么这种侵权行为会更嚣张,“胡说”剧情会误导观众,网络空间也会变得污浊。所以,从版权方到短视频平台,都应该对这种现象大声说“不”。如果相关方受利益驱动或受其他因素影响继续放任营销号侵权,有关监管部门该出手时要出手,以严格的监管手段有效捍卫网络空间健康性与影视剧市场规范性。